

吟遊詩囚

87.10.31

「你呵！非自願的自我囚禁者！ ----- (詠歎調之一)

把宜於軟禁的四壁，

填滿書籍及你的畫作；

以為世界可以用精神來壯遊，

以為這個角落是遺失的世界之外；

卻替自己開了那麼多扇窗！」

「我愛女人，女人讓我傷痛；

我愛友誼，友誼令我孤獨；

我愛親情，「家」則是最巨大的拉扯；

是生活最偉大的諷刺家。

我愛「愛」，最終將來毀滅我！

昨夜，她甜軟的吻別對我痛下致命一擊。

也許該將「空虛」當作愛人

擁吻至天明；至少不會背離我。」

「愚蠢的自我囚禁者，

你錯把「空虛」當成敵人，

把「愛」視為盟友；你還以為你是

真實的，僅有、確定的「存在」。

朋友，「空虛」是鞭刺而「愛」是毒液，

一者讓你創痛，一者卻讓你迷醉；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創痛使你存在，而迷醉使你空虛。

朋友，你竟以為二者是相同的嗎？

錯了，這只是翻轉的皮襪：

一面光鮮，另一面黏滯你的皮膚。

因為你乏於皮毛的退化，

必需依著它，你的身體。」

「唉，那裏去尋訪一個不是「愛」所構成的國度？

但我將因何而活？」

「朋友，當我呼喚你時，

切莫以為我是「存在」的。

「存在」是個無聊的把戲，

它只能給你宿醉的頭痛；

你應該將你的「魔」聖化，

更理直氣壯些！這樣

你的意志才可以獲得自由。

且讓「愛」與「空虛」充分揉合，

所產生新的性格將會是全能全知的。

讓你自己成為浸潤毒液的刺鞭，

那麼，你是無人能敵的，不可擊敗的；

你是金色的荊棘；

你是神，噬盡最甜蜜的創傷。」

「是一種修鍊嗎？然而當我超越了所有的



意義，我究竟還有什麼意義可言？」

「啊！你這傻子！

你渴求「意義」嗎？

你告訴我「囚禁」的意義吧！」

1. 序曲·不解之歌

----- (和歌之一)

期限已經近了

日曆是真知的夢魘

人跡是時間被堅持成的理性

我的頭枕著壓扁空的外賣盒

鞋底綠的泥屑嚴重沾染泣笑

正好我的陰影有她白色的唇印

我們如何能夠靈肉合一呢？

冬季 意外地準時到來

而你被引誘而來，帶著引誘的味道

足跡解下，而我將要回到囚禁

一、期限已經近了

----- (紀行誌之一)

鎖國政策公佈前的集體流亡海關

格外放鬆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且組團失蹤

於是我回身縫合她慣用的口白 白得紅紅

鬢邊斜插的白菊

她將爲我經營一座

小巧優雅的墓園

墓誌銘刻劃她的唇記

我的足跡 甚至

一場性愛

而將留下多數空白

因我終須離開

足跡停頓的方向

即溶的告示牌正 立正立正

倒跨開腳

那一次熙熙攘攘疲累

妳便埋下一顆紅豆

或在肩上 簞簞

告示的空頭

我不想要的檢察制度天天

天天被確立出來

還有誰不願回國

檢索條列紅豆在告示牌的夾層中

(像極了粉刺！)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發芽 那個關防印鑑
紅的 有些蓄意作舊
限期已經近了
這個國度不再對外通商
通商通行的走私
與走私繁榮的通商
表格印記不識字
不知識分子的掌紋
層形代表紅顏
溝紋流通禍水
平坦的柏油路面市容很好很好
劇院散場後的游魂
聚集在打不了烱的速食店中
合唱開場白
赭紅的唇印 傳著「愛之杯」
偶爾具體成形的人體
也來點餐 提著外賣盒出走
絕不停留 並有所告白
下水道黑頭鐵蓋偶爾竄出探頭探腦的蟑螂
踩腳的世代
不識字的蟑螂越來越少
家家戶戶掛上招牌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禁止蟑螂及推銷員進入」

妳一步一步踱著衛星鎖定的足跡

地球與月亮的四面楚歌 方向何方？

妳跳胡旋舞

這年頭

人也要時時自轉 公轉

公民投票創制的新法規

年齡依法有遷徙的自由

聰明依法可以寫在臉上

羞恥可以申請抵稅憑證

(保養品、化妝品正被大量屯積)

雲在氣象圖上老跨國界

黑頭粉刺既然不分國界與本季

流行的桃黃色一樣

(黃色租借給了桃花，妳怎麼說？)

她送我到國營偷渡機場

卻自願在上鎖的家門內流浪

世界從門開始國界

我們當然得掏出鈔票買通空氣

關稅表價重複 Bingo!Bingo!

回扣與走私被寫成隱題詩載入憲法

刻在我所不知道的 DNA、DHA、D 叉叉 A 等等等等



National Chung-Hsing University

作為一種 base 的 data

我是土生土長的陌生人 她說

其實 陌生正是本國特產

頭趴在她抽動的肩膀

於是 於是我的眉毛證悟了聳動的天性

多年之後，我曾回國探視她(當然偷渡)，她聳聳肩，

我聳聳眉。

二、日曆是真知的夢魘

(-----情懷河流域

-----)(紀行誌之二)

情懷河位於長江以北黃河以南東流入海西不知其極

故可說是無端傾瀉

她絕不會無端 但

誰又能清楚探究她的源頭

三十年後皇輿全覽圖加倍迷惘

流域遍布各種穀類作物區

各種由土地竄升的上天禮物

在不同的高度收割

有些地頭土地貧瘠 風水

不好 視野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可能也不佳 然而

照舊飲用此水維生

情懷河不依季節結冰

但封江之際

極度不宜穿越

她有的是堅硬的坎阱

她水產富饒 可以發電

提供研究素材多至非常

其寬廣深遠 水資源無量豐沛

經歷種種地形種種風景種種格調種種風俗種種季候

遊歷最難停歇

水利工程尤其難以施展

這是一片有所主見的水

可以祝禱

不能引導

喜好前來洗浴的人們

可以常常改變命運

這是件比迷信還要真實的異聞

她也不可離俗地偶爾溺斃

幾具靈魂

軟弱疲憊的軀殼

但多數人總能盡興而返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有人每天派車前來汲水

回家飲取

但並不知曉

那離河的水早已失去神奇

更有些不懂生飲的人們

將之加以煮沸

於是情懷河特有菌種變得暴戾

經過考古考證及

浪漫派的副署 聲稱

幾十個世紀以來

情懷河匯集日趨廣闊

非主流派學者則指出

情懷河水位日減

頗有乾涸危機且

水質檢驗出污染

幾個地質學家在勘查情懷河流域的水土保持時

被河水沖刷至永恆之後

幾個慣會望洋興歎的文人

在河邊搭蓋一個對泣的亭子

唸了幾通祭文

獻出了幾串嚴重缺貨已久的淚滴

幫幫情懷河流域增長些許的水位)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立體畫派地圖上 ----- (紀行誌之三)

這圈不屬於存在的背面土地

承載幾種與現實世界穀類相同流動

腔內的病蟲害

牠們在各自領域

履行著幸或不幸的一切

善規惡矩

和我對話

眾人以為我的冥想

分別駐在全世界各地

不同的根源

又讓他們成束背誦成束制服

成束收割

他們不斷認為

繼續種植下一個

應當是最終的 冥想

便能準時豐年祭

不用日曆

也不須記下戰爭的日期

把汗水還給土地因為

你需要另一個循環

而不是冥想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病蟲害的部落嚴禁圈地貪得無厭

他們聽說一種叫作蝗蟲的外星球生物是文明失控的宇宙流浪狗

於是「法典」一詞的原始意義為

「二十五歲的結紮」

「冥想」當然是反義詞的字根

我一面用鋤頭翻譯土壤的供給

項上人頭放牧違禁的冥想毒品我還

我還用冥想的矛頭

幫助土著抵禦外侮

敵人便盡禮稱謝而去

爲了紀念我的功績

我到處詢問這可敬的日期

遍訪茫然與訕笑

我開始著手曆法編定

卻被祭司指爲瀆神

根據神諭

日曆是真知的夢魘

永恆 在第一日死亡

當生殖發動革命時我正在各地考察人口

及文明的正反比

群居雖是這土地唯一被許可的個人行動

但同化又懸爲禁令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主張生殖的都是花拳繡腿的第三四代

創業的老梟雄們多在身上刺字「生殖鑄造毀滅」這句文言文

譯成白話就是 毀滅即生殖

遺傳是薄弱的

病蟲害部落眼界越來越大

所以變薄

面臨著自噬的危機

主宰地界的「英雄盲從」出現

然而陽光是難以擄掠及佔領的

於是打造面積稍大一些的光環

宗教也就真的出現了

巨大的文明把我逼踢至自己的角落

我又用冥想麻醉自己

要學會倒立

這是舉起土地的唯一方法

而你正在飛也在打滾

你必然的頭暈是冥想的真髓

老梟雄們被埋藏的儀節

這公開的秘謀也須典雅

儘管墓中人與墓誌銘開放的纏鬥

正像兩條赤煉蛇交媾的蛇球

生殖極端殘暴



與進展的文化相互咬嚙

不時撞出火星

卻是穀種長出結實累累的避孕丸早被

春情激素在每一次日落中充分澆灌

生殖製造出豐沛的遠古傳統文獻

這已經超乎我知識進化的極限了

離開後

我冷靜地思考

狐疑地將他們尚未發明的日曆

傳輸給他們

也屬於那土地的

三、人跡是時間被堅持成的理性

----- (紀行誌之四)

這座廢棄的城墟一共有三個

住或者過客是人

這輕度與重度精神分裂者乞討的對象

終於有一天是我

乞丐至少也是萬物之 之靈

唯一相對腫大的器官

在錯置另類病苦的或然率中致富

(脖子累了些 至少所求不多)



瘦而皺的肌膚所不能顯揚的樸素

總是致富的腦子還算太豐肥

所不是鬼扯的檢驗報告書

實在是一種高超複雜的專業咒罵

但這二或三個人才是世界廣大的

但是較接近真實的微小象徵

倘若如此

這也只是一種偶然的健康

陽光空氣水雖然絕不安靜

我還是規律地覺得吵

詭異的鐘樓強勁地振顫如死屍

跳脫邏輯的自體脈搏

輕分裂者說 是陰間拍發的電報

重分裂者說 秘密是你的體外脈搏

他們開始對我頤指氣使

(某日，他們分別表演一套雜耍，偽裝跛行，向樹林

乞討了幾顆蘋果；并挑一粒較小的給我。

輕分裂者朝我膜拜且祝禱：

「請接受我的供養吧！我累了！而你，是新的神跡。

該還的，都給你吧！」

重分裂者木然成純粹的表情說：

「你饑餓了，所以咬閣的力量大於地球質量。」



地球的質量乘重力加速度約等於扯斷果蒂之力，
還不足以擊碎蘋果。

我們把力量藏在饑餓裏，再用食物消耗掉。」)

剩下的人跡是時間被堅持成的理性

除了相對分裂的某另一裂之外

我是最相對完整的人跡

住在鐘樓的第六天我發覺鐘也不知道為什麼不去死

第七天我又發覺鐘也不知道為什麼還活著

現在我該說說離開那座廢城的緣由了

時間大概有鬍子結成蜘蛛網那麼長

我被他們擊破鐘面的巨響驚醒

陳年凝得像醬油膠的漆黑

被不含色素的陽光刺死

陡潑進來的保育類空氣 很燙很燙

原來不是燙 那是水汽

本來存在此時

濕度參禪多年總算入定

所以我坐在針轉向前微突的軸上

將鐘面的刻度一舉拔除

在他倆一點也不規矩 整齊

或者劃一的鞠躬如也中

出城如也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今早，我在報上讀到一則奇怪的訃文：

「這下鐘也死了，謹此敬告鐘軸。

時針與分針歸啓」

四、我的頭枕著壓扁空的外賣盒

----- (紀行誌之五)

外賣餐最大的好處客人不必展示落幕

拉不拉上也罷

在隊伍中張望也或者癡等防彈櫃檯

後面高懸我們說是胃的味的偽的喂的攝影作品

有些餐點，的確是劇碼

這點，常跑龍套的餐盤最清楚

當吐掉一齣或一幕的臺詞

演員家裏的空調就必然失速

甚至 墜毀

於是他們重新討論新的腳本

舊或新的角色

他們擲骰子定方位

化妝化得很好不一定就定妝定得好

道具之考究不考究

決定劇情的進展方向 有時

舞臺省掉清場的手續更為寫實



寫就獨角戲最好不要獨幕劇

那誰都會演

如果加上拉幕員的對手戲

就變成了 新品種的

寫實魔幻

忙碌的剩下

觀眾入不入戲

也許加點的劇碼透露一二

我攜著外賣提盒到公園出內景

遺憾的是我也需要公共廁所

那冥想蛛網的中心點 假想

四散的動線畫出來

在另一個結點間的音符都被找出來

我必是最偉大的音樂家

必然有些間奏

寫著生命的間不容髮

寬綽的樂聲悠揚在我的指縫之外

因為我緊握的虛無尚未外瀉為實在

所以我之不敢張開手掌必然必然 必然

因為害怕指縫消失

公廁牆上未經修剪的臺詞

雖然頗具公信力



與齊名的浴室獨唱卻正好

不能複合成一齣歌劇

這是音符殘廢與劇本生病的表現主義

我正將我演過的戲試譜成曲當作戲的配樂專程演奏一番

或者，就在後臺獨自飲泣

讓攝影機自轉散落舞臺的空樂器

我豐富的旅費來自種種名貴樂器的販售

從舞臺散落的

攝影機被泡入福馬林後

我流浪

玻璃罐裏的攝影機與我

約定歸來

歸來擊破透明色偏的封緘

解放永生

而我的頭枕著壓扁空的外賣盒

清唱一首開場白

五、鞋底綠的泥屑嚴重沾染泣笑

----- (紀行誌之六)

(鑑於鞋底綠的泥屑嚴重沾染泣笑

實驗室的學者

大膽分之小心微米



依次化驗

並要求當地地質研究機構寄來各種

地域不同季節土壤樣本)

那漢子明礬打清一瓢水

罈裏一瓢瓢挖起

明礬 打清歡悅底的

白末 沉澱土的菁華

他將明礬滓濾出

水放牧土地攫取 他吞下

明礬澱粉

走出室外伸展枝葉自行

光合 於是

裸變得質料極佳

(載玻片與蓋玻片合什膜拜土地 ----- (和歌之二)

祭品是

攝取天幕下的樣本

天幕下的樣本被

承載的土地平視著

收藏的一切色彩

蠕動的蛆蟲

以真理為食

並無時不啃嚙著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無盡的神恩

神哪！與大地交合的最高歡悅

那貧瘠荆棘刺落的一滴血

潤澤的收穫，我們用冷冷的雪水

釀成流動的

最高潮！

模倣神哭泣

揮汗，甚至流血獻祭土地！

甚至諦視神的血肉)

那漢子弓起身骨

把力氣放進土中

白天撿拾的溫熱

注入土中

以免土地凍斃

爲土地守夜爲危險的

睡眠而無眠 因此

他的死純粹是儲存的睡眠

因此他微微脫下土地

裸成鏈狀反芻

(學者將化驗結果列成清單

夾附在離婚協議書底下

靜寞地咀嚼寧靜與落寞 然後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展開第二份業餘工作

刮下棄置在懷念角落

微微掀底的白色高跟鞋底
的綠泥

斟一杯烈酒

同時背誦出成分及清單詳列的成分

和開來喝

他認得自己眼淚的味道

並化驗過

與常人無異皆

有某種不同特點)

那漢子作著吐納工夫

舒開全身筋絡

將他披散的長髮絲絲抖落 分批

附在每一陣風的衣袖

他蠕動著殘破的身軀

將四散的手足眼鼻等等

分別安置於較好的地形 然後

筋絡自然游出 繼續跳動

裸 非常自律

早戴赤足涉過河邊的灘地

敲掉鞋底的夾泥

擦拭被汗水扭曲視線的眼鏡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卻仆倒在岸邊的泥綠

六、正好我的陰影有她白色的唇印

----- (紀行誌之七)

白色的窗臺彩色的視窗

片片的綠佔據一點點

大片的陽光

片成寫字檯一片地上一片

其餘篩進來的碎片

足夠沖泡一片早晨了

(-----光影 ----- (和歌之三)

爲了逃避影子的糾纏

她不敢暴露在光線之下

柔嫩的肌膚則更白晰了

她無助地被公認爲最美麗的少女

所以影子總是好幾個

也擺脫不了

她自己的戀人被影子淹沒

漸漸不能清楚地望見她

於是也漸漸影子起來了

她說光明世界是不好的

那是影子的培養皿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可惜她不自覺的處在

完全陰影中了

她無法在這完全的陰影中

找到她的戀人

她的呼喚總有許多回音

她又閉口了)

女房東正孀居她的年輕貌美

我所編造一切荒謬矛盾的經歷

她於是一片片拼湊

完整再加一片還是

完整，這個我並不奇形怪狀

卻是另一種

完整，完美的

爲了不致超乎完美的完整

我開始沉默度日

(-----片片 -----(和歌之四)

應我的要求

在我被車裂之後

把心掏出來

再同樣車裂一次

配至每一屍塊

這樣我可以放心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你分配到的任一個我

我會甘心)

孀居的女房東再也不能多得到一片

我，即使是假的

她於是將她的我枷框

還刻上刻度便於檢索每一片

爲免散落，我曾偷偷潛入她的房間爲我在四個框角密密加箍

還小心擦掉指紋

我刻意發覺在最適宜簽名的座標上

正好我的陰影有她白色的唇印

我將這個我不帶走的我拍照留念

真的假的我給她

(-----交錯 -----(和歌之五)

他們在湖面上刻意地製造漣漪

絞碎月光

倦了 將月影裁入交杯

交臂而飲

他們領取遠方漂來的雲雨

澈夜打磨成水晶球

由於魔法不熟練

只見到朦朧的臉

表情勾勒的生活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有多重的定向
他們在脈搏與心跳的落差中加入間奏
他們將殘留在枕上的髮絲
絞製成堅韌的船索
又補綴殘破的魚網以及編貝項鍊
他們極力補捉每一盞笑容
與存在甕底的清淚
一層層交互疊起釀酒
記憶堆砌的生命
有繁複的起伏
他們在明與暗的反差間劃上輪廓線)
一個一片不少的早晨
我發覺她少了第一片
她於是在為我整理窗臺時
多的一小片陽光令我不安
她於是將那框我嵌在我的穿衣鏡上
我卻陷到鏡中不見
從此，我每天早晨照鏡
陽光便被片片抽出窗外
(-----組合 -----(和歌之六)
大師扯動風爐
鑄一把絕世寶劍

其皮鞘早已製妥歷數十寒暑

沒有護手

用她的股骨爲柄

吹毛所以不斷她的髮

只因還未開鋒

入鞘了 大師雙反手持著她的股骨

鋒由他的心臟正上方 飲入

入鞘了)

她一天天一片片減少

最後只剩勾邊

去年秋天，我被趕出

她說，孀居與我都已租約到期

這是計算我三十一片的等值租約

今年的三月二十日

我嚼著煙草

孤寂地度過三十二歲生日

無聊地取出曾被編造我的照片來看

左看右看

唇記的座標是(03,20)

我想，她對我也許不是一無所知的

(-----赤戀 -----)(和歌之七)

菸草的麻辣自舌下竄升



兵分兩路包抄我的舌根

凝集成兩條

具體存在的赤煉蛇游走走

喉頭抽噎著 欲以

蠕蠕的柔情按摩安撫這蛇們

蛇們扭動著暗紅滾燙的身軀

並緊緊擰著眉頭

蛇們既不攢動著喉

喉也非推擠著蛇

然而這種赤煉

其實喉也未嘗不赤煉

封緘於菸葉那些年的恨與遺恨長恨餘恨飲不盡的恨

與鞭千尋在喉

吐也未曾吐的幽怨哀怨積怨拉開架式懷中抱怨

都糾結著自己的人馬

在內鬨之中烏合起來

卯足了勁離間對方

喉搖曳著肥短的軀幹 說道

我們不挺勾結的麼？

蛇們不知該往那裏沸騰去才好

直嚷著 去休去休莫道濃情好

喉便是蛇之不得已的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傳聲筒 就在呻吟聲中昇華

蛇的原罪一點點

然而不安的蛇信繼續撩撥著

喉的護癢是爆裂的咳

咳呀咳著咳也咳哉咳兮咳乎咳耶咳矣

震得赤煉鬆鬆散散

喉頭自也緊了乾涸出一種

紅色的熱烈度量出戀愛的高溫

赤煉藉著旱魃的傳說又還魂了

這土地原本生得有我

即使 墓誌銘也鎖不住我

水只為缺乏情意最不戀棧

甚不遭忌所以通暢無阻

不然則絕對不致乾涸

旱魃洗去污穢及戀煉的赤色

極是灑脫 竟也五湖四海去了

喉頭伸了個懶腰

我吐出一渣無味的菸草)

七、我們如何能夠靈肉合一呢？

----- (詠歎調之二)

在這個缺氧的時刻中，愛人，

我們不知覺間，把真實



滿溢出來，傾倒在彼此的

空隙，生活非常地稀薄，

急似落地的孢子，沒有閑情。

爲什麼選擇這片森林？爲什麼是

這窪地？

向上拔起以便更加深入，是忙碌的。

而不安於漂流，因爲尋覓，

從來沒有把握。喘動，遂成爲

唯一而且必須是唯一的安慰。

密閉而明亮的空間中，愛人，

妳的香舌舔噬些什麼？

我從妳的香舌品嚐我的味道，

我們將自己抹殺懷疑，那種與

真實相同味道的元素，餵養

彼此，這樣的腐霉，恰好足夠

繼續我們精神的殘軀，另一方面

才可以用理性等等加以補足，

而呈現妳豐腴的美貌與我

英明的睿智。以及種種消沉、哀淒的

資糧。然後，得以這般生活下去。

妳細滑的眼皮兒並不能閉鎖光害，妳知道。

但妳正享受這種不顯一物的光源，



這當兒，連我深情的眼神也沒有。

於是，我所觸摹妳的胸膛，堅實地，

除卻妳的背脊，再也不與世界發生聯繫。

盡此刹那，我的胸膛只是一切，

愛人，「妳」愛「我」嗎？

然而，或許我願意妳從來不曾生有耳朵的。

妳始終閉閤的眼神，當然

更甚於咖啡座中深邃的凝視。

是的，妳並看不清我的肉體，

即使赤裸，仍被精神以及妳的

渴望所包裹的肉體；但妳或許

以為從眼瞼反射的視線能夠多少

看到我，或者穿透結構，遊歷。

及其他種種功能都朗現，

而真正成為妳的愛人，妳成為我的愛人。

我們如何能夠靈肉合一呢？愛人呵！

當我們相擁而眠，彼此進入對方

夢境相會，妳猜，誰會更羨慕誰？

妳會發現，總有比較陌生的，

但卻都熟悉到不能割捨，有時候，

妳會嫉妒妳自己，若我說，

那也是真正的妳呢？是的，



除了肉體以外，我們都是精神分裂者；

並且對於真愛絕不忠實。

愛人呵！再讓我們緊緊相擁。

若在此時，天地意外崩毀，

那正是我所奢望的，在我們成爲

遠古，被挖掘出來的化石，

假使還能激起一點浪漫的猜疑，

這一付交纏的枯骨，無疑地

才見證了愛情的永恆。

(-----悲哀的調情者

-----)(詠歎調之三)

我對字句已然失去感受

所有詩篇亦都殼脫

我以爲製造血肉的腐壞

就是追溯自然的遺跡

即使不能臻於永恆的騙局

至少也有造物的精巧

來告訴她

「這才是真正的妳！」

原來我所製造的她

採取自她代謝細胞

還未消逝於風中之前



蒐集置入培養皿，說

「妳是活的！」

通過神經性的疑惑與熱望

靈魂在不知不覺中複寫上去

是養在她身上我的寵物

如果我們都知道真理

便不會發覺真象也不會產生

疑惑，熱望，可以享受神經

最末梢的擁抱與被擁抱

悲哀的調情者

擁有更完美的軀殼

她身體較具象徵意義的一部分

在靈魂被充分改寫後完成

所謂真理，無限，永恆，愛情

悲哀的調情者

當生命出現複影無法校準

而意義仍然堅固留存不滅之時

悲哀的調情者

你所謂的永恆就是真理的悲哀)

八、冬季 意外地準時到來

----- (詠歎調之四)

我的手，所開展的歧路



重新碾過的生之欲，有些
在闢成田壤後，產生一個結點。
沿著傳導神經往回溯，
那包覆著枯枝，穿透油脂的
痛楚，生之前的欲
在輪轍旁邊綻放一朵朵謔笑；
在我茫然回首之時，冬季
意外地準時到來。
我仍然在走，走在
充滿旁白的樹道，我可以
看到這條道路的，結束、盡頭，
並且構思著忿怒的謝幕辭。
什麼是忿怒？
我的視界完成了許多想像，
如我所踐踏的泥土，生出了穀類，
草地、木屋，及未曾認識的。
於是，我替自己削製一把驅逐惡犬的杖。
你以為我說盡頭是一場戲嗎？
盡頭是一場戲嗎？
手握的枯枝所塗鴉的臉譜，因為
表情及線條的種種歧路，
使我的面容怪了起來。人家說沒表情的。

以及愁苦所生出來的不滿、忿恨。

幾道荒謬勾製成皺紋符號，

以及一道道懷疑垂覆下來包藏的地圖，

中間幾處豐饒的田疇，

從同一向性極力抽取大地。

黃昏時候，杖的顫慄開始逐著

惡獸。唉！

那只是一盞盞飄零的枯葉，

被餘暉不斷拉長的身影……

你會說，他們是回到泥土，

傷亡的士兵，並替大地佩戴的

勳章？因此，牠們是惡獸！

如同我們的血肉並非就是惡的本質。

杖凝視著自己的影子，

計量著自己的變遷，想像著

失去的生長及衰老的權勢。

揮打仍然佔有的空間，並說：

「我也就揮擊了時間，那空間

是有冬季的，唯一不能冰凍我的擊打。

昨天，我的思緒反反復復出現一個詞彙，「昨天」。

然而，可笑的是我早在時間的座標上迷失，

我也曾榮膺日晷的職務，毫不失誤地。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但我不知我的生日，甚至死期。

永恆，早就存在那裏？」

當惡夜降臨時，樹叢、小草，至如可愛的

野花，扮弄出許多惡獸的影像。

真是惡獸呵！如果不是神經的緊抽，

爲什麼我的肌肉墳起？預備抵禦

我得以抵拒的惡獸呢？我咒罵著

忿怒四射的惡獸，詛咒樹叢、

小草，甚至野花的可愛、可親。

可是，我也在惡獸的怒吼中安眠。

樹道的盡頭是一面光禿的石崖，

我棄了逐打惡犬的杖，

想要用手來攀爬。

但我回身拾起牠，

並將之負在背上。

(-----喪心病狂者

-----)(詠歎調之五)

該要如何才能明白

火釀的汁液回流胸腔激盪奔亡

毫無節制地從各個方向出發

波濤以及漩渦神出鬼沒

暗流，只是其中一種絞痛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當它們終於隨意找到出口
躲避無奈自作的熱浪
帶著放逐者的悲憤流亡
所謂浪漫或蒼涼的未知旅程
卻是淪為亙古的故意遺忘
不健康的可憐人不知在何時
被完整地盜走藏著節奏的心臟
所以不能控制節奏造成
生命音符的傾軋、矛盾、脫節
以為他是錯亂的嗎？
除非得以找回他自己的心
「既然你不要停泊在岸，
駐足久遠的靜謐；
情願伸展肢體，拔起腳根。
你當知曉，這是一段必須
詳加考慮的冰洋。
你必能仔細闡述那些
露頭的礁岩；熟練的舵工，
這是顯而易見的。
你必然明白，你的船底，
僅能觸及的暗礁。
毀滅以及，不毀滅。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掌控方向的老舵工呵！

告訴我，最終的岸究竟在何處？

你可知道覆滅而得以探知的歷史？」

不健康的人四處蓄意採收

男人的心女人的心

並除了熟悉的部份全都棄置

這樣他綴補了一個十分完整的

心。但他知道還少了些什麼，於是

他向神父與巫師兜售這

聖潔而充滿甜蜜的心

然而世間從來沒有足夠的財富

得以填充他滿是罅隙的胸臆

「既然你不要停留在岸，

駐足無盡的豐饒；

情願伸展肢體，拔起腳根。

你當知曉，這是一段必須

謹慎推敲的冷空。

你必能精確計算那些

陰晴的雲幕；勇敢的領航員，

這是顯而易見的。

你必然明白，你的羽翼，

對於亂流的觸感。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墜落或是，不墜落。

開發航道的飛行員呵！

告訴我，風的家鄉終究存在否？

你可知道散落而得以聚合的意義？」

正當這個不死的狂人

正死心地準備承受永恆的哀痛

便把牧笛插入空蕩的心坎兒

而活了過來)

九、而你被引誘而來，帶著引誘的味道

----- (紀行誌之八)

片羽，墓誌銘鏟平

生平因不為人知無限

擱刀痕也都殘破

刻劃著亂蒼蒼的

空白

刻意顯揚的事略

刻意毀棄的事跡

此時，尚未平息的交戰

將延燒至下一場

歷史

(墓中人唱道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墓菊之歌

----- (詠歎調之六)

不甘靜靜平躺在

墳塋，斷碑的蒼古一如預期

夜裏，我辛勤地耕種長草蒺藜

荒蕪，這般掩蔽

白晝，且再淒厲些。

待我將路徑埋藏

將等待埋藏

然而，我所種植的白菊蒼蒼呵！

我不知你來自何方

卻這樣容易滋長

讓我傷心你的飄零吧

但我欣喜於你的易於凋零

與，來不及蒼古、孤零。)

誰寫墓誌銘來鏟動世界

鏟殘 墓中人可悲的殘軀？

誰殺了墓誌銘

將殘破的墓中人

從殘軀中解救出來？

莫不是良心未泯的盜墓人？

(我把生命改道推入永恆 ----- (和歌之八)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或許歧路沒有太多景致

應邀一次劇院散場 是貴賓

直接擁有令人不耐的

預售散場門卷

你也許來了

應觀眾的戲癮催拍這一齣

你需要觀眾需要你的觀眾需要你需要你的觀眾……

在散場之前把腳本修磨到最好

注意，最好的腳本容許

誰都可以隨時散場 因為

因為樂團的所有樂器既被販售一空

外賣提盒的空虛敲著節奏

像乾涸的河床

你以為是中場休息？

他們傳飲的大玻璃壺

並非濁酒 而是快要乾涸的

最後的河水

劇院已經龜裂

演員觀眾與觀眾演員

還在擠出最後一把氣力

你，正是劇評家

舞台上的觀眾絕非錯亂



請在上廁所時不要亂了台步

戲正上演是不禮貌的

當你領到散場門卷

安心地走，劇評嚴禁攜出

從緊急逃生口溜出的人們劇評散落一地

他們總弄不懂劇評是劇院的頭皮屑

比重過大

大約，甚至有思考的重量

而你被引誘而來，

帶著引誘的味道)

走在枯骨的道上

枯骨已經漸漸安詳

一無表情，散落著安息

步步進入沉澱中的謎團

看來，天地也曾參與這場戰役

珍寶、敗骨排列著歷史與生死的

內在邏輯

墓中人必定是舊識，我

只把鏟平的神道碑仔細搨印鄭重收藏帶走。

十、足跡解下，而我將要回到囚禁

(-----金色荆棘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 (詠歎調之七)

荆棘，妳最幸運的

莫過於鍍上的黃金純度不夠

每次的冶鍊妳必加諸一絲

金黃色的懷疑則是一種錯愕

有深邃眼眸的夜，卻在妳

夢迷時，清楚鑑識出來

可惜妳總在白天驚醒

用迷迭香光譜的波浪

洗滌著一回回不同環繞的空氣

彷彿上天派來的陽光是一種刺痛

妳便將一切扭曲至黃昏

妳還以為再度被擊昏是長刺的宿命

最後，妳竟能夠忍受各種季候

各種風雪，妳都幻想成黃金般的

冶鍊，也就是挺立著陽光吧

因為第一根嫩刺的灼痛

必需用數次的灼痛來減輕苦楚

用 Hercules 的力氣來征服

這象徵痛悔的路徑

所以妳把記憶長在外面

讓風雨去腐蝕它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然而這些加強蝕刻的紋路
自己茂密茵草而豐饒
當然這些掩蔽痕跡的軌道
絕不露出一點兒傷痛的暗示
妳哭了，我的荊棘
當再也不能忍受這片草場
不斷上演的獨幕悲劇
妳看到了某些某些灼痛
各種歡悅的戰慄與他們的飄散開來
孢子，也正是空氣灼燙的原因
蒸出來的第一滴淚
沿著金黃色的懷疑流下
擊中土地的弱點，與夜的眉心
磬般的巨響震出山谷的回音
被喚醒的罪惡先後湧出
久渴般地對妳盡情衝撞
並盡量地絞榨妳
妳痛嗎？我親愛的荊棘
妳不能置信的天使正降臨
妳的身旁，也有迷迭香味以及
純金打造的光環以及
背上伸出兩叢柔軟的羽毛

這可敬的神的忠實僕人說

「可憐的，極度扭絞的荊棘呵！

爲什麼神創造了妳的如此醜惡？

渾身長滿蛇牙身披污穢的顏色

妳爬行在荒僻而貧瘠的角落

沒有美麗同伴一齊過活

連貪婪的螞蟻也不屑啃噬

而腐朽之時也召喚不來兀鷹與蛆蟲

可憐的，極度乾瘦的荊棘呵！

奉神的旨意，我不能救贖妳呵！

盡我的心，賜妳一滴憐憫的淚吧！」

然而，我可愛的荊棘呵！

妳缺乏教養的身段

至死也擺不出一個祈禱或

或者懺悔的姿態

妳倒自然地擁抱過親吻

耶穌收藏一切智慧的額頭

妳怎麼就如此極端的笨拙

像是婉拒天使的慈悲

或者，妳竟惹惱了來自天上的慈悲

妳繼續啜泣，開始顫抖的荊棘

妳金黃色的懷疑才會最先剝落



一絲絲，被暴烈的罪惡桀笑地揮耍

類似的鞭痕裸露妳的肉體

純然的鍍金在肉體宿命中

潰決並消蝕，於是記憶也被裸露

唉！其實在揭示者的眼中

妳始終是裸體的

黃金與金黃色至多稍微閃刺眼眸

並不能阻住真實的視線

而，罪惡吃完足了黃金便遷徙

繼續流亡，妳害羞於裸體

金黃色的懷疑織成一件布衫

因此妳仍寄籍於那班黃金貴族當中

妳是少數不純粹被揭發的一個

我懷疑妳根本是個私生子

荆棘呵，可人的荆棘

純的黃金能夠阻擋花兒開放

妳總須小心命名美麗這種尖厲的刺

即使妳還有金黃色的懷疑鎧甲

最終為妳抵禦一切的卻是

確實是妳開花的那朵靈魂)

足跡卡死在時之間 ----- (紀行誌之九)

畢竟成為關節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是時間曲線流動的

本然原理

覆滅，是交相征服的

最後手段

當指掌握力消失

雙臂便羽化為白色的翅膀

(呵！我想起了她純白的脣記。)

假若我飛昇地面

足跡解下，而我將要回到囚禁

其實也從未流浪

足跡陸續開拓的

世界 不斷鎖鍊起來

而我 總就是那一端

好重，這鎖鍊越來越長

也有幾處交纏

我尋遍各處鐵匠

沒有一個不是箍著鎖鍊工作

不敢鑿開鎖鍊

認為是有損道德

別怪他們吧

實在拖著鍊具操作

再強韌的肌腱也是



痠軟無力

一如我更形蹣跚的腳步

也曾幾個退休的鐵匠

縱躍異常矯健

甚至能夠倒立散步

偽裝跛行 表演雜耍

待要絞碎鐵鍊

在重度分裂前的

輕度分裂

我猶豫了

怕斷了家鄉的路

這裂痕當中

羽翼雖然還未發芽

浮出片羽

但我向他們學習做個鐵匠

做自己的鐵匠

而他們自顧唱歌

唱不解之歌

銼磨我的說話

抓起鏽蝕的鑿鉋敲打

傾倒的鐵砧

鏽屑灰塵與蛛網於是

國立中興大學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

跳動著陣陣的魔舞

將我碎裂一次

歸來之時

她到機場掩護我偷渡入境

怕我引人注目

用她美麗的白色紅唇

引人注目 異常醜惡的

鎖鍊 解下一半急忙扣住我

原來，她的鐵鍊沒有重量

就像我決意墓誌銘終將留存的空白

她奇怪的看著我

問我流浪了什麼

我看著她鬢邊斜插的白菊說

歸來，不解之歌

她便笑著掩住我的口

你一直在囚禁

也不斷在流浪

(終聲)



National Chung Hsing University